

主编 梁自洁 陶滋年

● 山东 ● 现代 ●

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山东教育出版社

编辑委员会

主任:张全景

副主任:王克玉 杨传升

李凤梧 梁自洁

委员:陶滋年 郭庆惠

林 诚 姜文侠

王官震 夏清环

吕秀卿 彭 磊

主 编:梁自洁 陶滋年

副主编:夏清环 吕秀卿

彭 磊

序 言

张全景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是由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组织编写的。为现代社会科学家立传，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意深义远，在我省亦属首创，可喜可贺！

齐鲁山河，人杰地灵，自古为文明之乡，学者名家灿若群星；在现代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收入《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的学者专家，学识渊博，造诣精深，潜心治学，献身实践，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省内乃至国内外颇享盛名。为他们出书立传，以生动、具体、翔实的材料介绍他们的生平际遇和成长道路，宣传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推崇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成功经验，弘扬他们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的高贵品质，有利于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广大读者，尤其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借鉴，从而推动全省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选入本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有的年逾花甲抑或古稀、耄耋，有的已经鞠躬尽瘁。虽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不同，具体的生

活状况和工作条件不同,但是,都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饱尝了困苦和忧患,也体验了解放后当家作主的欢乐与自豪,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与伟大,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锐利与精辟。他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即使在“十年动乱”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历苦难而志弥坚,经风雨而情更切”。他们把自己的所学所长,无私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们勤奋学习,博览穷搜,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以长期不懈的奋力拼搏,在各自的工作领域独树一帜。他们甘作红烛,乐为人梯,呕心沥血,诲人不倦,一息尚存,耕耘不已,为革命和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总之,他们的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广大知识分子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正可以大显身手。党的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似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吹暖了知识分子的心窝。老一代专家学者,必将焕发出青春与活力,继续做出新的可贵贡献!中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必将以老一代为榜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成绩!

目 录

栾调甫	(1)
章 益	(19)
袁 梅	(58)
徐北文	(71)
朱 民	(84)
李海崑	(94)
胡 滨	(111)
于 超	(130)
王春良	(145)
吴玉黎	(163)
刘志厚	(180)
胡 瑾	(194)
郭新璋	(210)
钱曾怡	(229)
樊瑞平	(249)
葛本仪	(273)
陈乃圣	(289)
李建刚	(307)

徐宝庆.....	(321)
宋遂良.....	(334)
董治安.....	(347)
张学海.....	(364)
谭鑫田.....	(382)
任孚先.....	(395)
鲁士恭.....	(407)
姜宝昌.....	(424)
曾繁仁.....	(440)
卢希悦.....	(467)
赵承福.....	(485)
马传栋.....	(498)
蔡德贵.....	(517)
韩民育.....	(531)
后 记.....	(549)

栾 调 甫

在人们心目中，栾调甫似乎是个“谜”，也多以“怪”字称颂。20年代，坐落在济南南郊的齐鲁大学（今山东医科大学）有闻名遐迩的“三大怪”，栾调甫就是其中一大怪；40年代，《异行传》诸书写他是“一位奇特之士”、“齐鲁一大怪杰”；有的文章说他从小伙计一跃而跨入高等学府，从学校大门看守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说他一篇文章，一鸣惊人，一举成名为学者，……诸如此类传流，不一而足，充满了神秘色彩。其实，栾调甫只不过是名不求人知、鲜为人晓的一代学者而已。

一

栾调甫，1869年5月1日（光绪十五年、乙丑四月二日）出生于上海，1972年12月5日病逝于济南，享年84岁。原名栾廷梅，字调甫，后以字行，文号山东侔子，老一辈学人每喜以侔公见称。栾调甫曾任职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齐鲁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并兼任山东省图书馆设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等职；晚年，受聘为山东省博物馆馆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及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栾调甫祖籍登州府蓬莱县蔚阳山吴家村，世代务农。咸丰年间，兵燹马乱，匪盗横生，灾荒频仍。1859年，旱蝗相继，大旱之

后，惨遭蝗灾。1861年，阖家逃荒，颠沛流离，落脚蓬莱县城。

栾调甫童年正值清廷腐败和列强侵华时期，处在国内维新和革命活动年代，又是西学东渐、格致之学方兴未艾之时，新旧交替，中西交织，一个大变革时代。及至民国建立，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列强欺压，变本加厉，天灾人祸，国难家愁，民不聊生，其父栾学谦离乡背井，独闯上海，职位低下，薪资微薄，九口之家，寅吃卯粮，囊中羞涩。此时，栾调甫也陷入飘泊生活，完全丧失了读书求学机会。

栾调甫之父垂髫之年也深怀失学之痛，备受文盲之苦，每每缅怀往事，望子成龙心切。栾调甫兄出嗣，弟夭折，他成了单传独子，甚得父爱，五岁时，随父寄居上海，接受严父启蒙教育。

栾调甫性耽书卷，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赐予他超常记忆和敏锐思维，聪明过人，好学不倦；贫困的家境又磨炼出他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学习神速，收获颇丰。

栾调甫六岁，入明强学堂，未及半载，失学返里；九岁，又到上海，复入明强学堂，不足半年，又遭失学。这期间，他在蓬莱城里英文义馆学过英文，在宋家疃乡下义塾读过四书五经。几度春秋，几度流落，他像个流浪儿，历尽坎坷，受尽磨难。

尽管如此，但他读书认真，学习踏实，奠定了深厚的汉、英两文基础。后来，又在译书谋生过程中，博览中外群书，破释《墨经》，研读外文逻辑、因明之术，走上继承和发扬祖国古文化之路。

这种零打碎敲的学习，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他从零碎中求完整，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自修和自学习惯，经年累月地蓄积，使他成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学者。

13岁的栾调甫在上海其父供职的格致书院当小伙计。学校

图书馆满屋子古籍洋书，他如鱼得水，如痴如迷，身在大上海，心却腾飞遨游在书海之中。打工之余，他就沉浸于书卷，毫不吝惜地克扣自己的睡眠。他不仅学习历史典籍，还通读自然科学诸科书刊，使他后来能研究墨子科学，精通墨子光学。就这样，他孜孜矻矻，寒冬酷暑，夙夜不懈，尽读万卷书，广知天下事，曾为当时倡导西学东渐的著名翻译家英格兰人傅兰雅所赞赏，称栾调甫为奇才，来日必有大成。其父企盼他继续格致之学，走“科学救国”之路，但由于兴致所之，栾调甫在博览群书中，却与古学结下了不解因缘。后来他追述道：“先君授读理算诸科，亦不乐习，居唯涉猎《说部》之书。”时年 14，即立志献身国故的整理，毕生不渝。

随着年岁的增长，栾调甫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早婚、早育的乡俗使他 17 岁结婚，18 岁育子，过早、过重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促使他去寻求更为广阔的谋生之道。他佐傅兰雅创办盲童学堂，当了盲文教师，先后在上海元吉化验室翻译工业书，在济南博医会翻译医学书，……孤身只影于人海茫茫、天涯沦落之中，任凭命运的摆弄。但是，不管命运将他抛向何方，都不能泯灭他那早已献身祖国古文化的弘愿。双耳失聪，两度大病，妻患痼疾，隔年而卒。栾调甫尝尽酸辛，历尽艰苦，终于成了名不虚传的学者，享誉海内外。

二

栾调甫是以治理墨学起家的。14 岁，他的学术道路定向之后，即攻读先秦诸子各书。当读到《孟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百思不得其解。

对《孟子》“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一语，他更加糊涂。那时，还是清廷天下，孔孟威严盖天下，他小小年纪岂敢有非圣之想，只有悬案在心。栾调甫说：“我因听人说，汉唐以来，通人硕儒，博贯诸子，独此数篇莫能引其字句。”正由于这般希奇，诱发出他对墨子的极大兴致，进而升华为探索《墨经》奥秘的强烈责任感。好奇心、兴趣、责任感，既有偶然，也有必然，驱使他笃志于攻破这古文化绝学的堡垒，把全部《墨经》的理论揭示出来，摘取祖国文化宝珠。

初生之犊不畏虎，15岁，这人生顽心最重的年岁，他竟胆敢立志复显《墨经》原书原貌，使脱字讹字、残篇断简成为能用可读的书，他肆无忌惮地大读起墨子书来了。此时，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当读到那世称最艰涩、最深奥、最难读的《墨经》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有开卷天书之感。他感慨系之地说：“第十卷上的几篇全是一些不成文的句子，看来看去，连句子还分辨不清。”于是，他“旁治逻辑、因明之术”，以助其解。他读尽古今中外有关伦理学的书，不仅含英咀华，且能运用自如。功夫不负苦心人，七年磨一针，他终于熬过了异常疲惫的岁月。1910年，21岁的他，破释《墨经》，攀上了学术高峰，写出《名经注》，摘取了祖国文化宝珠。如此弱冠年岁，如此不可磨灭的功绩，虽非空前，也属罕见，在国内引起反响，受到国内外瞩目。专家、学者称其著作为“发两千年之奥蕴”、“分条析理，稽要钩立，于辩学举无遗义”，“校对明确，注释精当，允称海内墨辩学第一善本”。有的录副而去，有的著书引用，广为流传。日本编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昭和15年10月版）栾调甫条目中所述的《墨子校注》就是指这本书。

1922年，栾调甫拜读梁启超大著《墨经校释》，深感其对《墨

子》解读每逞臆改易，而一些学人依梁盛名，唱和成风，势必貽误后学。他为古学而担忧，奋笔直书《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对梁著多所匡正。这篇开山惊世力作，他竟在两天之内一气呵成。18年研读心得的日积月累，业已成竹在胸，如今提笔成文，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来全不费功夫。

栾调甫这篇文章一面世，震惊了梁启超，轰动了墨坛，墨学名家宿将纷纷挥毫泼墨，竞相参与墨辩，一场墨辩大论战的序幕拉开了。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知寒教授在首届国际墨子研讨会上发言称：“我们山东籍的墨学大师栾调甫先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曾引起墨学界巨大反响，墨学高潮再度兴起。”^①这个历时三载的墨辩高潮，其历史价值，似有拨正墨辩讨论的航道，开创本世纪墨学研究新篇章，开发这门绝学的里程碑之功。

这次墨学高潮中，一向蜗居书丛不喜著书立说发表文章的栾调甫竟投卷挥毫，佳作迭出。1923年，发表了《平章胡墨辩之争》等四篇论文；翌年，发表《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等数篇；再年，《杨墨之辩》《墨子之宗教观》诸篇面世，又作《墨子讲义》一函三册。（未发表的，已汇集34篇，成册18万余言，暂定名《墨子书研究》）墨辩大论战中，栾调甫著述等身，是他墨学著述的鼎盛时期。

栾调甫这诸多墨学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扬和好评。史学家吴忠匡教授撰文称：“任公在信中对调甫先生的《墨经》研究表示了倾倒之忱，充分肯定了调甫先生对《墨经》的独到见解。任公认为《杨墨之辩》的著述不仅对《墨子》的文字解读和系统论析具有重要的创新，而且对《老子》《庄子》等诸子书的解读与论断也别开境地，一通百贯，盛誉为石破天惊的新发明，从而赢得

了任公的赏识和敬重。”^②梁启超在《墨经通解·叙》中称：“栾氏标举不多，而所抒皆独见无蹈袭。”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栾调甫的造诣，“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国学大师章太炎信函中赞赏其“《经下》唱和为最佳”。20年代，诸墨学名家赞誉鹊起，湖北张仲如、河南张子晋、四川伍非百三先生击节称赞他的论文：“独来独去”、“极有见地”、“实具法眼”、“佩服弥深”、“为之心折”、“如昆刀之切玉”等等。栾调甫身后也赢得新的声誉。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1991年在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暨墨子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山东省的学者里边，有几个墨学专家，栾调甫就是一个，他的著作虽短，但内容很精深。”^③吴忠匡教授评述说：“调甫先生的《杨墨之辩》，实为其毕生著述的一大纲领，它揭示了先秦诸子论辩的要害所在与其重大意义，其中墨子论说的解读实为其契机、枢纽。调甫先生在墨学上的建树，为当代和后世学者研治先秦学术从整体格局出发逐一解读诸子著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重要指导线索，任公于此，也不能不‘俯首至地’为之叹服了。”^④美国汉学家威廉逊著书《墨翟》，称栾调甫“对墨学研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日本《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写他“在先秦诸子研究上，尤以墨子研究最为精深”。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正由于此，栾调甫也赢得了诸多桂冠，被列为“现代四大墨师”之一。1925年秋，梁启超专程到济南访问了栾调甫，二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畅谈旧学，倾心吐胆，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开拓了一条齐鲁文化交流之路。

三

栾调甫尝谓：“壬戌著《读梁任公墨经校释》，就正于世，颇为时流所许，然以古字义训艰涩，未能概以今训解之。”他有感于精通文字学乃继承和发扬祖国古文化之必需。墨辩大论战结束，他的《墨辩讨论》出版之后，即将学术研究重点转到文字学上。

栾调甫治理文字学，殚精竭虑，胼手胝足，前后近半个世纪，造诣颇深，援征博而推阐精，有他独到的见解。1947年，他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时，称其文字学研究“乃依据古今文字真实资料，研究造字、用字之公例及其字形、声音变迁诸规律，对于考订古书字义、伪文贡献最大，而于语言系统、国字改革以及史前之探古、古史之整理，均有裨益”。他的学生著文称“他创立《字系说》，包罗数千年汉字的发展。他以极其简单和为数甚少的原文，统系万千汉字，各有源流，各具演变”。^⑤可惜他生前发表太少，仅有《释夫子》《释舍予》《释父》《释行》等10余篇，散见于《国学丛刊》《国学汇编》《齐大东风》《山东省图书馆季刊》《东方杂志》《华北日报》《说文报》等书刊内。他身后遗稿近百万言，既经整理过半，有《说文解字补正》《古今文字考释》《文字学》《字例篇》《字制篇》《字音篇》《考文札记》等书稿。

栾调甫对逻辑、因明之术的研究，也造诣非凡，颇多创见，著有《名学》一书，曾在大学里开讲座讲授。《墨学》《小学》《名学》系他毕生学术研究的三大课题。

他也是一位多产的考据学家，在祖国灿烂古文化的宝殿里，不遗余力地发掘考证。他爱好多方面，考据路数宽，几乎无古不考，古书、古印、古镜、古币、古文物、古迹名胜、五谷百科、风俗乡

习……他都考之有获，考必成文，放笔纵墨，著述宏富，颇多建树。早在 30 年代初，他对我国最古老的农业书《齐民要术》进行了研究，为全书作了校释，对《齐民要术》作者、版本、引用书目作了详尽考证。《作者考》是考证该书作者贾思勰的生平，解开《要术》作者之谜。南京农学院万国鼎教授说：“这一发现极为重要，使人们对于贾氏得到较全面的了解。”《版本考》考证《要术》从北宋刊刻起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各种刻本的流源，并批判其校刻的得失。《引用书目考》将《要术》引用的一百几十种书，按照旧的四部分类，考证各书的提要，使读者对于本书引用的资料分出轻重。

1954 年，栾调甫被公认为“《齐民要术》研究开创之人”、“贾学第一功臣”。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翰墨中写道：“1400 年前，我国农业宝贵遗产若非先生唤起注意，决无今日石君等之研究也。”

《齐民要术校释》和《齐民要术考证》系栾调甫对《要术》论著的姊妹篇。前者毁于日寇侵华战火之中；后者曾为山东人民出版社列入 1957 年出版计划，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原稿昙花一现，即被束之高阁，尘封近 40 年，1994 年始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面世，并收入《文史哲学集成》文库中。

栾调甫研究《聊斋》更是兴致盎然，匠心独运。他对于蒲松龄著作，有书则买，无书则借，借来就抄。《志异》《文集》《诗集》《诗萃》《诗词》皆收；各种版本，影印、抄本、家抄、手稿皆藏。有关《聊斋》的《注解》《评注》《新评》等，也在猎取之列。学友们每有所获，乐以见赠，或求之题跋。他对《聊斋》有较好的见识和较深的见地。《抄本聊斋志异跋》《聊斋志异诗集序》以及《答问聊斋志异刻本》《影印本聊斋志异校记》等文，系他 30 至 50 年代之作，计 33

篇。栾调甫另有《新莽武亭郡兵符考》《金圣叹生卒年月考》《河图洛书考》《齐桓过潭考》《平叛记跋》《金承安官镜跋》等诸论篇。他藏书多写书识，难以数计。

四

栾调甫初露头角，即为齐鲁大学获知，文学院及中国文学研究会遂邀请他前去讲演。一讲《如何研究墨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印制成册，人手一本；二讲《墨子物理学》，海报贴出，理学院为之哗然，一席讲演，物理系师生口服心服；三讲《如何承受西方科学》，倾院倾校，十室九空，座无虚席。讲稿被译成英文，披露在英文版《中国社会政治评论》^⑥，并印有单行本，香飘海外。

三讲之后，栾调甫一未沾亲、二未带故、三未破财，又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三无留洋经历，仅凭“真才实学”四个金光闪闪大字，学生推举，学校纳贤，1925年2月，走上了高等学府讲坛，成了文学院有史以来首位获得教授职称的人，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共识和尊敬。

栾调甫讲课伊始，在学生请求和学校认可下，自拟教学大纲，自编教材讲义，自行刻板印刷，自开讲座讲授。连续开设《墨学研究》《名学研究》《论语研究》三门课。他的经验心得、治学方法，尽收其中，后补充修订成书。他的第一班学生许慕贤后来撰文追述：“从我们这一班起，国文系就不是光读诗词文章，而是更重视古代学术的研究，因而国文系也就称为国学系了。”^⑦

多少年来，栾调甫在自学逆境中，独来独往，饱经忧患，深感大成之乐非取乎一音，要继承和发扬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绝非单干所能奏效，也非一代人力所能及，在他的思维中逐步形

成了“一代集体结晶，代代后继有人”的整理国故设想。在他的教学改革之中，虽然极力渗透着国学研究一系列举措，但杯水车薪，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20年代末，他巧妙地运用外资，倡议组建国学研究所，亲自策划、实施。1930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所主任。他远求骐骥，近寻故旧，一时，名家学者荟萃，人才济济。与此同时，他亲临指导研究课题，撰写文章，辑山左名家、学者，诸如丁惟汾、王献唐、吴秋辉和他自己的博大精深之作，先后编辑了两集《国学汇编》，经哈佛·燕京学社西流美、英两国，为学校赢得了声誉，为研究所争取了更多的经费，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研究人才。1936年，学校人事上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动，校长易人，昔日名下无虚的研究所一时也成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栾调甫受聘于山东大学，远走青岛，风风雨雨22载。1951年，所随校撤消，研究所大量图书资料三分天下，作为主任，他积极作好移交，为后来人提供了热心服务。

栾调甫嗜书如命，爱书如宝。他不仅读得万卷书，也藏了万卷书，成了一位古籍藏书家。他收藏了一辈子，也散佚了一辈子，佚后复收而不止，衣带渐宽终不悔。他尝谓：“虽不足万元（国统区贬值法币——笔者注），亦数日之食粮矣！夺口腹之奉以购书求之，今世恐无几人也！”60年代，省文史馆崔主任说栾调甫是“治了一辈子学，读了一辈子书，买了一辈子书，穷了一辈子的人”！90年代，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梁自洁称栾调甫为“古籍收集、整理、校勘家”，皆非虚词。

栾调甫购书的基点在“用”，主要课题用书，各种版本，成套、散装、残册、刻本、抄本、铅印、石印、油印、影印、无所不收；历代与此相关的论著、评述、手记、题跋，等等，都在广收之列；外国汉

学家的英文著述，也必收必读。他的藏书配套成龙，是其特点之一。

大约也是由于学人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广阔视野，他收藏的古籍旧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远则四海广闻，近则乡土习俗，等等，万签插架，藏书颇富，是其特点之二。

他常涉足古板书肆、冷书摊头，猎取孤、稀、珍、奇古书。他尝谓：“古书日少，购求既难，见亦不易！”抢救和保存古籍之举，是其特点之三。

藏书的同时，他边读边校，缺目录不便检寻，即为之补目录；对知名度低的作者，便本其所知补列作者生平。卷前书后，题跋后识，多有所见；眉头鱼尾，字里行间，批点注释，勘误匡正，去伪存真；蝇头小字，密密匝匝，琳琅满目，跃然纸上，令人目不暇接。书中有“书”、卷外卷，购藏读校，是其特点之四。

藏书阅读之后，他极尽修葺之能事，修残补缺，增页添幅，装裱配套，尽善尽美。他收有三纸明刻古板书，虫蚀鼠咬，残痕斑斑，体无完肤，堪称残本之最，但精裱之后，依然成册，残胜于无。诸如此类，是其特点之五。

栾调甫治学道路中期，学术研究已趋成熟，学术后继和藏书后传提到日程上来。40年代，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活跃在学术界。但是，该年代的前半期，腥风血雨，人民涂炭；该年代的后半期，内战骤起，乌云遮日，谈何学术研究、后继后传！他的希望变失望，失望成绝望。50年代伊始，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百废待举，他的理想一时难以完全如愿以偿。60年代，史无前例的“浩劫”涤荡神州，他眼巴巴望着自己珍藏古籍惨遭横扫，神经开始错乱，神志不清，以致不省人事，半身不遂，乃至瘫痪。他的学术研究彻底了结，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深信黄河九曲，终必